

□ 石秀昌

# 师恩浩荡,温暖如初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人如璀璨的星辰,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总有一些情感如温暖的春风,抚慰我们的心灵。我的恩师赖志伟先生,便是我生命中这样一颗永不熄灭的星,一股永不停息的风。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榕江民族师范求学。那时的校园,绿树成荫,微风轻拂,带着淡淡的花香。而我,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走进了那充满希望的校园。赖老师,便是在那个时候走进了我的生命,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

赖老师教授我们《心理学》《教育学》,他个子精瘦,却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每次上课,他总是穿着那件洗得有些发白但十分整洁的衬衫,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教室。他那超强的记忆力令人惊叹,宽广的知识面仿佛一片无垠的海洋,而他幽默风趣的授课方式,让每一堂课都充满了惊喜与欢乐。在他的课堂上,枯燥的理论知识仿佛都有了生命,跳跃着、欢笑着,引领我们走进知识的殿堂。

记得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对一个心理学的概念产生了疑问,课后便想去请教赖老师。当时已是黄昏,天边的晚霞如绚丽的锦缎。那天赖老师正好还在办公室里,好像正要关门回家,我听说师母身体一直都不好,赖老师每天下课以后都要赶回家去。见到我,赖老师就招呼我坐下来。他没有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敷衍我,反而耐心地给我讲解。他微微俯身,眼睛里满是专注和认真,一边用手指在书上比划着,一边用温和的声音解释着,还列举了许多生活中的例子,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其中的深意。

□ 杨光新

# 乡情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情怀。无论贫困与富裕,无论苦难与幸福,无论离奇与平淡,都有着难以忘却的记忆和情怀。乡情就是我们知青这代人独一无二的情怀。

今年是黔东南州原科教文卫系统大风洞公社知青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五十周年。知青岁月是二十世纪中叶,共和国一千八百多万人的共同历史与情怀。大风洞格田水库流淌着我们五十多个青春的汗水和热血,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岁月悠悠,时光荏苒。转眼我们这一代知青已步入了人生的夕阳红。忆往昔,那青春的岁月仿佛就在昨天。在那特殊的年代,我们大风洞知青们怀揣激情与梦想奔赴广阔的农村大地,以青春为笔,以汗水为墨,书写了一段段动人的篇章。

在知青岁月的劳动和生活中,我们与当地的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这份友谊和感情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变成乡情,它伴随着我们一生,流淌在血液里。

八月二十八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大风洞镇跑马田村民小组却热闹非凡。今天,黔东南州原科教文卫系统大风洞公社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在这里举行,跑马田村民用最高的礼仪迎接四面八方到来的一百多名老知青和特邀嘉宾。

中午十二点,三十多辆小轿车徐徐开进村口,这个宁静的小山村顿时沸腾了。一百多名身穿苗族、侗家盛装的村民,在村道两边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夹道欢迎老知青回乡。村口道路中间摆设了三道拦门酒。几十个姑娘和女婿也从各地赶来,他们牵着跑马田姑妈回娘家横幅,用竹竿挑起粽子、红鸡蛋、苞谷粑、西瓜、橘子、饮料回娘家参加知青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为纪念活动助兴。

村民们举行了隆重的人村欢迎仪式,鸣放礼

阳春三月,我到花市买了几十盆应季花卉,它们次第开放,都有自己独特的花语。刚好龙艳女士把她准备要出的散文集《乡间行走》和小说集《最美的花》的电子档传给了我,并嘱咐我写一点文字。我陆陆续续读了一些,感觉是这个春天开出的文字的花朵,倾听到文字的花语,芬芳了整个春天。

我很感动。我知道出一本书在现在意味着什么,更好像知道对龙艳来说意味着什么。语言是世界的边界,40余万字140多篇的文集,对一个读者来说,也许是一翻而过就不再记得的阅读碎片,但对于作者来说,每一个字都是他用自己的心灵营建的精神语系,对龙艳来说,《乡间行走》就是她的细语呢喃,她要告诉自己,世界在哪里,她要告诉自己,现在在哪里,她终于要去的地方在哪里。她的世界在文字讲述的自己的语言里,语声不大,但很清晰。她自己说:“不为了成名成家,只因为,写让我快乐,写让我充实,写作让我变得有思想和智慧。”

认识龙艳最早是在1998年一次贵州省的文学笔会上,她温婉而单纯,对文学怀有一种幼稚的崇高感,每一寸肌肤都仿佛对着文学在含情盈盈地笑着。认识以后,在黔东南的文学小圈子里就时不时地碰在一起,彼此熟悉而率性,也大概知道互相的创作情况。

赖老师对我的关怀,并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他发现了我对读书的热爱,尤其是对文学书籍的痴迷。当时的榕江师范,可以说是比较简陋的,没有图书馆,图书室里的藏书也不多,进校没多久,里面的文学书籍都被我借遍了,管图书室的韩老师对我也特别关照,无论我借多少本书,她都同意,她知道我会很快归还。那时的我,每天都会迫不及待地去看教学楼一楼黑板上赖老师编发的新闻摘要,那一行行工整的粉笔字,仿佛是我与世界沟通的一扇窗户。我对知识的渴望,让赖老师对我格外关注。他允许我在课余时间去看他的办公室看书看报,甚至给了我一把钥匙,让我能自由地进出他的办公室,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有一回,我不小心把他办公室的一本书弄脏了,心里特别害怕和愧疚。那本书的纸张泛黄,散发着淡淡的墨香,而我却在上面留下了一块难看的污渍。当我战战兢兢地向他坦白时,他却笑着说:“没关系,书就是用来读的,有点小瑕疵不影响它的价值。”他的笑容如阳光般和煦,声音里充满了宽容和理解,让我紧张的心瞬间放松下来。

在那段充满书香的光里,我不仅汲取了知识的养分,更在心中埋下了写作的种子。我常常在课堂上偷偷写诗写散文,以为自己的小动作神不知鬼不觉。但赖老师发现了,他却选择了包容,没有揭穿我违反课堂纪律,而是默默地守护着我那小小的梦想。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有一天他对我说,《小学生报》正在搞征文活动,鼓励我以《我与小学生报》为题写一篇文章,并承诺帮我推送到编

辑部。那三天里,我怀着忐忑与激动的心情,用心书写着自己的感悟。当我把文章交给赖老师时,心中满是期待。他接过稿件,戴上那副有些老旧的眼镜,认真地阅读着,时而微微点头,时而眉头轻蹙,然后抬起头,用充满鼓励的眼神看着我,说:“不错!”没想到,不久之后文章竟然获奖了。那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它像一把钥匙,开启了写作的闸门,让我愈发沉醉于文字的世界,心中的创作欲望也愈发强烈。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从江县西部的宰便中学。那是个偏远山区,离县城将近一百公里,没有往返班车,进出完全依靠求情,才能搭上拉货的东风或者解放牌汽车,买稿纸和邮票都成了难题。然而,赖老师始终牵挂着我,他担心我因缺乏物资而阻碍了创作的脚步,特意寄来了一摞稿纸和一大张几十枚3分钱的邮票。那些邮票,仿佛是一封封温暖的家书,带着赖老师的关爱与期待,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我身边。

还有一次,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挫折,心情低落。给赖老师写信倾诉,没过多久就收到了他长长的回信。信是用钢笔写的,字迹苍劲有力,每一个字都饱含着他的关心和鼓励。信纸上还残留着淡淡的墨香,仿佛能闻到他写信时的专注和深情。

赖老师和我关系很特别,既像师生又像父子。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事业上有着起落。但每一点进步,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与赖老师分享,向他汇报。赖老师退休之后便离开了榕江,随女儿到红色之都遵义市去定居了。我和赖老师的联系从未间断,从最初的写信,到后来的电话、手机,联系方式不断便捷。前些年他到榕江挂牵或者参加其他班级的同学聚会,偶尔也会来从江看我,但我却没有刻意去看望过他,想来十分惭愧。

时光匆匆,转眼间从榕江师范毕业已经40年。2024年8月9日,我们班同学决定在养心圣地从江举行毕业40周年的聚会,并邀请了当年的老师们,赖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当我前往高铁站接他的那一刻,心情激动得难以言表。眼前的赖老师,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精神抖擞的模样,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头发全白了,像一层厚厚的霜雪。但他那慈祥的笑容,依然如春风般温暖;他那明亮的眼睛,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相聚的日子里,我们一起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赖老师依然健谈,很多往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许多同学的名字他也能脱口而出。那些曾经的欢声笑语,那些青春岁月里的懵懂与梦想,在他的讲述中,仿佛又重新回到了眼前。

我们一起漫步在鸾里侗寨边的人行栈道上,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围栏和地面上,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赖老师缓缓地走着,脚步略显蹒跚,讲述着他这些年的人生故事,声音里带着些许沧桑。

在聚会的餐桌上,大家举杯共饮,向老师们表达着深深的敬意和感激。赖老师微笑着,眼中满是欣慰和幸福。晚餐后安排了一场文艺小联欢,赖老师拉起手风琴,和我们一起欢唱《榕江师范校歌》《相逢是首歌》《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歌唱祖国》等歌曲,那一刻,我深切地感受到,师生之间的情谊是如此深厚,如此珍贵。

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而美好,转眼间,同学会就结束了。赖老师坐上了我们当年班主任韦玉新老师的车回凯里。望着车子渐行渐远,扬起一阵尘土,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赖老师就像一盏明灯,始终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他的关爱、鼓励和支持,成了我不断前进的动力。如今,他已经八十四岁高龄,但在我心中,他永远是那个充满活力、智慧和温暖的恩师。

我知道,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无论相隔多远,这份师生情都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之所以将这份爱与关怀写出来,是想让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感受师恩的伟大与力量。

愿我的恩师健康长寿!

□ 高俊华

# 文治武功正当年

因改企改共镶国,  
中医西医同绣天。  
景区串飞客联动,  
乡村治理外贸牵。  
林业碳汇生珍宝,  
农源财兴易产权。  
富矿精开弹琴瑟,  
文旅融合写诗篇。

□ 吴金香

# 老家的秋

风把白云举得更高之后  
树上就挂满一串秋天  
墙上的钟表,滴滴答答  
不断敲响时光

稻子早早收藏一段沉甸甸的心事  
如待嫁的侗家姑娘  
在驶往秋天的路上,相互推搡  
风里,蝓蚨翻唱经年的老歌  
依旧悠长

远处,一群萤火虫  
挑着灯笼,追寻一场  
夜莺的惆怅

在秋天的集市上  
一条河流的静谧令人忧伤

黄昏下,晚归的母亲  
追在鸭子后面  
围一群笑声入圈

我喜欢这样的秋天,喜欢散落在夜幕下  
侗寨里的阵阵笙音,喜欢  
一片落叶,循着来路返回到原点

秋雨弥漫  
给热浪撤出空地,为初到的秋  
接风洗尘  
秋雨赶在一群大雁后面  
穷追不舍,沉默的稻草人  
翻滚在稻浪里  
踉踉跄跄

枝头上的板栗,在心海  
漫出各自沉甸甸的心事  
蚂蚁赶忙搬走一片枯叶,让失落  
暂且躲藏

黄昏,不停煽动夕阳  
妆透一枚桃子羞涩的脸庞

这初到的雨,不停催促  
枝丫上的纺织娘  
匆匆忙忙,编织一场  
盛夏的惆怅

□ 吴德玉

# 老师您好

窄窄的三尺讲台  
曾是您倾注毕生心血的舞台  
您挥舞着教鞭孜孜不倦地讲呀  
只为台下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光

您用风趣幽默的语言  
谈古论今授业解惑  
您把自身的储备一泻千里  
只为铺平一茬茬学子奔向天涯的路

冬去春来  
您把熟悉的身影送去  
又把陌生的面孔迎来  
您用天使般的微笑  
为多少人开启人生的导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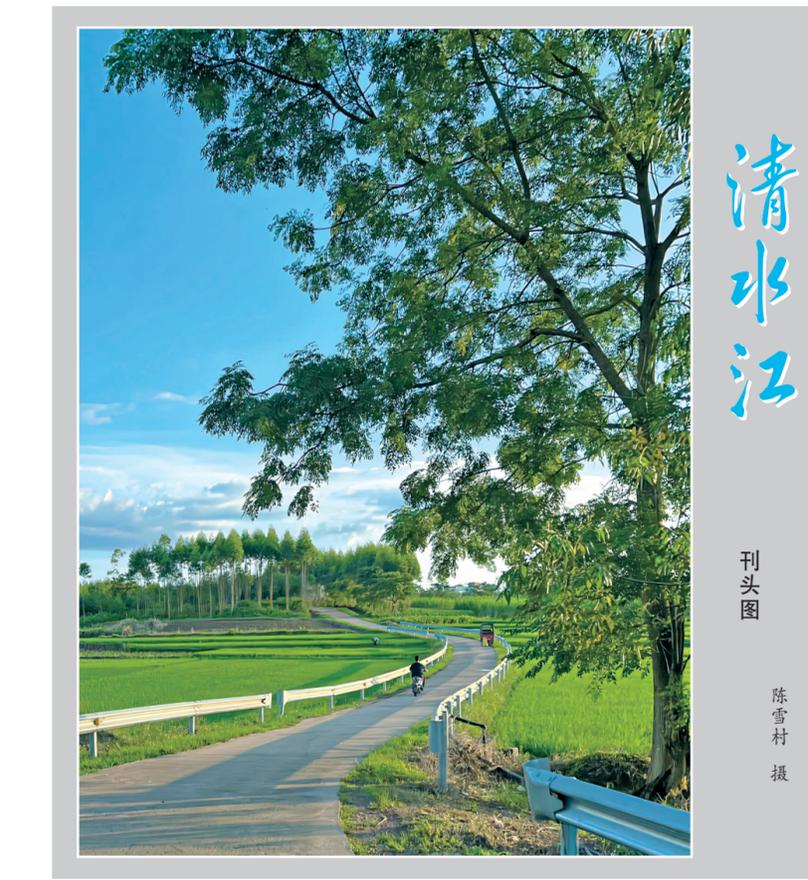
待到桃李芬芳果香天下时  
您遥望天穹  
银发苍苍  
所有的过往掠过您坚毅的目光  
您把收获的喜悦写满脸庞

今天是第四十个教师节  
我们把问候送上  
老师 别来无恙

□ 龚祥亮

# 第四十个教师节感怀

荏苒光阴四十年,尊师重教国运康。  
晨钟暮鼓书声伴,白发青丝岁月征。  
化雨春风桃李盛,成灰炬炬更勤耕。  
杏坛薪火新篇续,再绘宏图万众英。



# 清水江

刊头图

陈雪村 摄

印章,送给每个人一个粽子、一个红鸡蛋,表达全体村民的热情好客、淳朴善良的深情厚谊。

夜晚,在演出的院坝举行篝火晚会。老知青们穿着苗族、侗家服装,与村民手拉手围绕篝

火跳起来、唱起来、狂欢起来。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响彻跑马田的天空。

知青的故事永远在心中流淌,成为我们宝贵的记忆,浓浓的乡情愈久弥香。

起来。文学并不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等值交换物,更不是获取名物的一纸投名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写作就是寻找自我的确认感,而文学是龙艳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抚慰的精神庇护所,在这个自我构筑的精神殿堂里,她真正地与自我达成了自洽。龙艳不是体制中人,写作并不能带给她额外的名利,比如职称职级的提升,她也在说:“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有人奇怪我怎么还写作,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的,用那么多时间和心思来写这些不值钱的东西还不如用来做点别的什么多挣点钱。”文学是自我目标的设定,每个人的声音都需要被世界听见,劝谏,呐喊,隐退,醒世,孤标耿介,是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还是明道载道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作为一名女性作家,龙艳不是古典的卓文君、薛涛、李清照,也不是西方的奥斯特、勃朗特、杜拉斯、凯伦,龙艳用她的这两本书,回答自己:每当大地呼唤我们,每当回归之路招呼我们这些红尘的漫游者回家,我总觉得,一天的结束绝不意味着告别和畏惧屈从,而是让人怀着感激之情。

如果春天一直在盛放,那每一朵花都是美丽的。

维特根斯坦说,我贴着地面行走,不在云端跳舞,告诉他们,我过了极好的一生。龙艳细语呢喃,用文字如会我们,是的,生活的意义如果能够被我们自己所赋予,那每个人的一生就是极好的。



□ 杨子建

# 谁的细语呢喃

## ——读龙艳散文集《乡间行走》有感

创作情况,她也从来不说,甚至一些涉及理论的方面,她更多像一个旁听者。“我没有才气,也没有渊博的知识,更没有能够生花的妙笔,但我有一颗童心和爱心,还有满腔的热情,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她们是最好的老师,指引着我写下去。”

童心说,乃是这世上最可宝贵的人性。龙艳的文章处处充盈对人间的爱,对善的皈依,对美的痴迷,对真的渴望。李贽的《童心说》认为,童心既失,人就成了假人,文就成了假文,再漂亮也是满纸假话:“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用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对孩子的涂鸦,对孩子的童言稚语,乃至于看见孩子的样子,龙艳都会绽放一种超越母性的发乎内心的笑。龙艳的文章并不是用儿童的语言讲述世界,而是以一颗纯粹的儿童看待世界,写真文讲真话,虽然有时看起来不免浅显,可是从她的文章中你可以看见她对这个世界满怀善意。生活于她是薄薄的,似乎辜负了她,可是从没有听到她说那些生活中的阴霾,低头生活,抬头就笑,这是她的文章中最可宝贵的地方,也是最让人感动的地方。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这个时代呼唤写真文做真人,但何其易也!龙艳是一位纯粹的文学写作者。以文学的名义,其实每个人的写作初衷不尽相同,我们希望,文学让每一个世俗中匍匐着的人在文字的矩阵里站立